

自河流航向海的一方

專訪藝術家林安琪

文/崔綵珊 (藝術行政工作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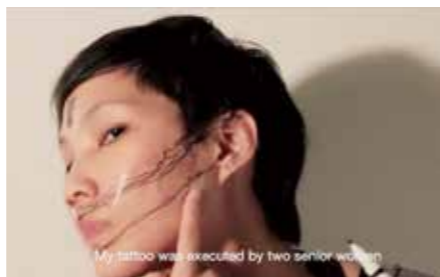
圖/林安琪

森林的山神啊
我已是祖父的老人
包括我的聲音和體味
你們是熟悉的
孫子的父親也一道來祝福你們
別讓我們手中的刀斧由銳變鈍
好使你們早早在海洋中
衝破洶濤駭浪逞英雄。
我等你們十多年
砍除你們周身的木屑
留下你們最堅實的部分
那是充滿飛魚、方頭魚腥味的木塊的
你們是孫子的父親之主人
求你們在大海中庇佑我的兒子
滿載飛魚的榮耀歸於你們。

～節錄自夏曼·藍波安《冷海情深》

這首詩是達悟族作家，夏曼·藍波安的父親在教授他製作獨木舟時對著山林所吟唱的祝禱詞。看著林安琪特別為高雄市立美術館《WAWA南島當代藝術》展覽製作的新作《獨木舟》時，不知為何我腦中就自然浮現出這一串文字……。

有著四分之一泰雅族血統的林安琪，最近剛從加拿大搬回台灣定居，對於身上留有著原民血統記憶的她而言，這些根，似乎是陌生但卻需要慢慢尋回的印記。在初見安琪時，其實是被她《紋面》這件錄像作品所吸引。帶著原住民輪廓的五官，林安琪在這件錄像作品中，用透明膠帶貼住額頭與臉頰嘴唇，然後用台灣最一般的奇異筆繪製出類似泰雅族紋面的圖騰在臉上。她說：「這是我第一件開始思考自我的作品，這作品就是反映出我想要回到泰雅族的根，但我其實並不清楚泰雅族真正的



林安琪 《紋面》 單頻道錄像裝置、行為表演 2014

紋面要怎樣繪製，只能就印象中的感覺，來慢慢畫出來。」影像中，被膠帶貼住的嘴，彷彿就是失語的狀態，不論是記憶的失語又或是女性的失語，甚至是血液中的失語……。錄像中那無法言語的面容，對照的是下方泰雅族女性長者紋面的真實敘述，影像裡的聲音說著：「有些人承受不了那種痛就跑掉了……」。這些話伴隨在奇異筆描繪的輕柔中，卻道出了以針紋面之重的疼痛。

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，又或者說這其實就是「混種」，那些關於定位自我，或追本溯源，又或者是家族史甚至是本該繼承的祖傳文化等，類似的課題總是會不斷在多樣歷史背景的台灣土地上發生。「原住民南島文化」、「閩客族群移民時期」、「日本殖民時代」、「中華民國退兵至台灣」等各個階段，同時也交雜著「民主」、「進步」、「落後」、「漢化」、「自由」、「正名」等等議題。台灣，本就是個青黃交接，難以「單一化」定義的島嶼，但也正因為如此，文化上的包容與適應也就成為島嶼居民們豐沛的創作能量來源。



雙城記憶的文化對話

居住在加拿大十多年的林安琪，在作品中常會見到關於台灣故鄉的物件或是兒時的記憶。她說小時候家裡是塑膠包膜工廠，每天下課回家就會幫家裡的人幫忙包裝商品，她叫這些塑膠膜為「縮縮膜」，然後每到晚餐時間，工廠的大家就會聽到大同電鍋的開關——「嗶」跳起來的聲音。於是在加拿大里士滿畫廊 (Richmond Art Gallery) 展出的作品《A Sealer》就是一件結合加拿大歷史與台灣家鄉回憶的作品。

在1940年代，加拿大幾乎每個社區都會共同買一個製作罐頭的把手，因為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何時會結束，所以家家戶戶都有保存食物的想法。《A Sealer》就是從「密封」而來的一個創作，它是一組四十分鐘的行為藝術錄像，第一個影像就是林安琪拿這個製作罐頭的手把，一直重複的去轉，從尋常又機械性的運動中去呈現工廠那種週而復始的狀態；而第二個錄像則是大同電鍋的熱氣，她把水倒進大同電鍋中，然後用電鍋蒸開的熱氣來軟化桌上的「縮縮膜」，並用膜套封住很多的水果或物



林安琪 《A Sealer》 單頻道錄像裝置、行為表演 2017

件。這樣的「密封」結合了加拿大社區歷史的經驗與林安琪兒時的回憶，她讓器物乘載的「過往」自行對話，並將過去與現在的生活透過「行為創作」來形成一種共同的連結。

另外一件作品《Pronunciation》則是探討了所謂「發音正確」的政治性，林安琪回憶當時在加拿大修當代美術史課程時，教授往往會要求「妳知道這是法國藝術家，妳要把他的名字要唸得像法國人」又或是「妳知道這是德國藝術家，妳要把他的名字要唸得像德國人」諸如此類等。但中文藝術家的名字呢？「教授，你能把中文藝術家的名字都發音正確嗎？如果只要求我歐美系發音正確，但你卻無法發正確的發亞洲音，那就是不平等。」於是《Pronunciation》的行為錄像作品因而產生。她將當代藝術家的名字依目錄的排序唸出，從發音



林安琪 (I, Pave) 單頻道錄像裝置、行為表演 2015



不甚準確的歐美語系名字一路唸到了亞洲當代藝術家名字，從語調的「正音」中探究文化與強權間的關係。

〔I, Pave〕這件作品其實是台灣人共同的身體感，在台灣我們叫做「健康步道」。林安琪說這是她做過最累的一件作品，她想加拿大呈現出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，那些關於「腳底按摩」或「穴道保健」的大眾經驗。為了這件作品，林安琪自己和水泥，然後來回河邊數次去取鵝卵石，最後製作完成展出時，再請行為表演者去上面行走，忍受腳底疼痛與刺激的極限。身體感交換的體驗，在加拿大巴塔鞋博物館 (Bata Shoe Museum) 獲得了不少好評。

人生掌控的主導者

在新作〔獨木舟〕中，林安琪延伸了過去在加拿大做的作品〔To The Shore〕，透過兒時對竹掃把

的聲音印象，用掃地的動作，帶出了海洋的聲音。在錄製這件作品前，她對每位原住民行為演出者這麼說著：「妳就想像妳腦海中的海應該是怎樣的聲音，然後掃出印象中海洋的聲音就好。」於是八位表演者依據自己的經驗與身體感，分別掃出了記憶中對海濤聲的想像。

這件作品雖叫做〔獨木舟〕，但本體的船身卻是個抽象的概念。在許多原住民的傳統中，女性是不能參與航海的，甚至連碰觸獨木舟都不行，但在這件作品的呈現上，林安琪卻用女性的掃地來隱喻獨木舟出海時划槳的姿勢，讓八個錄像兩兩相對成四組，而中間的走道則成為隱形的舟體，她形容：「這八位原住民女性，就像是打破了掃把跟居家間的關係，又或者是掃帚與清潔上的連結。她們透過掃地的形象，創造出屬於自己海浪或潮汐的聲音。因此，當大家一起進行掃地這個動作時，就好像在共同滑著一艘船，讓原住民女性隨洋流

滑向未來，象徵我們都渴望跳脫文化的侷限，並想要逐浪而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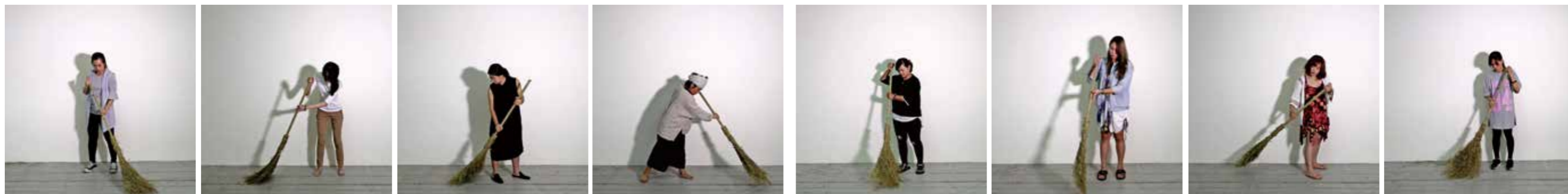
林安琪總說：「我們的身體應該是有記憶的。而我們也會透過這樣的經驗讓身體呈現出它自身的狀態。」這經驗其實就如同造獨木舟一般，舟要合身，人舟要合一，就如同《冷海情深》中，夏曼·藍波安的父親對他說道：「孫子的父親，船身向左微傾，這現象是我們在左邊的木塊削的比較少。左重右輕，正是我要的船。因為我倆都是右撇子，右手比較有力，划起來便成直線。」當身體感、或是身體慣性帶入了運用或體現的文化裡，如何讓想像與現實臻於完美，其實就是傳統文化的精實所在，也正是南島文化得以拓展至太平洋海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潮汐的聲音在閉眼時來來去去，不論是在《冷海情深》的書中吟唱著；或是在高美館的展廳裡迴盪著……。以繼承傳統達悟文化男人為榮耀的夏

曼·藍波安，在蘭嶼這座島上尋回了自身的驕傲，他潛海漁獵、伐林造舟，並用文字告訴大家那失傳的凋零記憶，那屬於海底十萬里的冷海情深。而林安琪，混和著台灣特有的文化多樣性，為尋根而重新落腳台灣，融合多重身分的她，除了希望找回遺失的過去外，更希望勇敢的跳脫關於所有禁錮女性的刻板，就如同竹掃帚的掃地聲翻轉了聽覺的想像一般。於是，不管是追本溯源又或是乘浪勇往直前，〔獨木舟〕本身的意象都意味著自我即是「人生掌控的主導者」。

海潮女子舟

夏曼·藍波安有段對海洋的告白：「把浪人鱈魚安放在陸地上的礁岩，細心的欣賞牠結石的身軀，我說：『兄弟，我贏了。』我大叫的吶喊。我看見眼前的親密愛人——海洋。我又說：「親愛的，我明天再來拜訪妳。」而林安琪對紋面的告白則是：「其實你可以看到〔紋面〕那件作品，我把泰雅族的圖騰畫得很糟糕。我曾想過是不是要我圖來照著畫，但後來想想照著畫也沒意義，畫得很差才是我現在的狀態。我想慢慢尋回我失去的。」這兩人其實都在用生活找尋文化的根。不論是造舟砍伐的枝椏，又或是體內四分之一竄流的原民血液，這些盤根錯節的交雜，其實就如同台灣山林間川流不止又擴散的河水。林安琪透過〔獨木舟〕，讓源自山林的河川匯聚到海洋來，讓故事得以從河流航向海的一方，讓伴隨海潮聲的女人舟，開啓現代女性迎向未來的勇氣與對南島文化的禮讚。■



林安琪 (獨木舟) 8頻道錄像裝置、行為表演 2017